

· 长篇时政小说 ·

暗流

黄龙德◎著

在沐州这个普通地级城市的权力深潭中，

几股暗流交织推动，

人们常常无视它的存在，

但其实它的力量有时候比飞流直下、气势磅礴的瀑布，来得更为汹涌。

ANLIU



YZLI0890104606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长篇时政小说 ·

暗流

黄龙德◎著

在沐州这个普通地级城市的权力深潭中，
几股暗流交织推动，
人们常常无视它的存在，

但其实它的力量有时候比飞流直下、气势磅礴的瀑布，来得更为汹涌。



YZL10890104606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流 / 黄龙德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55-0126-0

I. ①暗…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4930 号

Copyright © 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暗流

作 者 黄龙德
责任编辑 方小丽
开 本 71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126-0
定 价 32.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1

午夜，铜钱大的雨点劈劈啪啪敲在窗上，密集细流顺着玻璃连绵不断地向下流淌，看不清外面的世界。偶尔划过一道闪电，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雷声。

望着黑漆漆的天空，贝军神情有些郁闷。这段时间工程进度有点滞后，沐楚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办主任三天两头给他打电话，极大地挫伤了他的自尊。像当年在部队一样，他背包一打立马住进工地。奇怪的是，鹰岭的山山水水总是让他想起二十多年前老山的那场战争，一到夜里就失眠，或者，尽做些血淋淋的怪梦。

雨柱斜斜敲击着窗玻璃，发出一阵紧似一阵的鼓点声；墨黑的树枝喝醉了一般，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狂躁地摆动。随着一道闪电，雷声中一截枯枝被咔嚓折断，紧擦着窗户向下坠去……

贝军坐不住，担心下午施工的路段被暴雨毁坏，披上衬衣寻了把伞，顶着风雨出了项目经理部的木栅门。手电的光柱在夜幕中晃动，耳边是风声、雨声和干裂的雷声。他顺着路基一段段查看。还好，一切正常。他松了口气，抬头朝不远处的隧道口望去。那儿是沙南鑫的标段。从隐隐灯火中，他看出工人仍在加班加点抢工期赶进度。

雨越来越大，一阵狂风扫过，把伞吹得翻转过来。贝军赶忙把手电夹在腋下，想腾出手去掰伞，谁知忽左忽右的山风把伞吹得东躲西闪。

“操他娘！”他火了，索性将手臂一扬，任那伞随着山风隐入夜幕没了踪影。粗硬的雨点无遮无挡地扫过来，他一会儿就成了落汤鸡。他自嘲地笑笑，无可奈何地摁亮手电，顶着风雨往回走。

忽然，一种从未听过的声音撞击着他的耳膜，转身望去，但见隧道口巨大的水流奔涌而出。借着闪电，他瞧见一台小型装载机在激流中翻着跟头滚出隧道，而后又冲下路基，消失在夜幕中。紧接着又是一台，一台……

雷声、水声、撞击声、物体的倒塌声，一波高过一波，夜空瞬间塞满了炮弹撕裂空气后发出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啸音。贝军眼睛瞪得像一对铜铃。更可怕的事发生了，他真真切切地望见，浊流中不时闪现出挥舞双手的民工！巨大的水流冲过路基，裹挟着破裂的机器直射山坡下的小井村。黑暗中，他感觉到山石崩裂，一棵棵大树砰然倒下，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刹那间被掩埋在村庄的废墟里……

他怔怔地立着，又想起二十三年前中越边境的那场恶战。那天，越军以两个师的兵力对我军一个团的阵地展开了疯狂的进攻。他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凌晨突然枪声大作，他冲出猫耳洞扑在战壕边，但见漫天的火光中，黑压压的人群像蚂蚁般涌来。子弹蝗虫似的从耳边飞过，打得身后的壕沿嘭嘭作响。我方所有的轻重武器也一起开火，手榴弹雨点般地投向越军。但是，前面的人像稻草一样成批倒下，后面的依然一往无前。人潮不断涌动，一波一波地向我方阵地逼近。

“01,01,07 请求炮火支援,07 请求炮火支援!”步谈机员嘶哑的嗓音刺破夜空。贝军清楚,如果没有炮火支援,根本没有办法击退越军如此疯狂的进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波震耳的雷声从头顶隆隆滚过,大地开始颤动。火光腾空,沙石翻飞,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转瞬之间化作肉泥!这场大战从凌晨打到东方泛白,从烈日当空打到残阳西下,当硝烟渐渐散去,阵地归于沉寂时,敌我双方数千名士兵也永远躺在这片血腥的土地上。整整一天,贝军几乎没有了思维,没有了感觉,只知道不停地扣动扳机。排山倒海的炮击使他产生一种晕船般的感觉,身躯在剧烈的冲击波中不停地颤抖。如今,他又一次感觉到这种震撼。在一道道惨白的闪电和震耳的雷声中,山石、树木、泥草、浊水一波又一波从高处源源不断地倾泻下来。没有任何抵抗,对面的小井村便彻底地从他眼前消失了。他的心剧烈地跳动,头脑一片空白,湿漉漉的身子在瓢泼大雨中不停地颤栗。好半天,他抹去脸上的雨水,掏出手机向高速项目办报告。可是,无论他怎样摁,都无法跟对方沟通。他恨恨地一跺脚,转身往驻地方向奔跑。

闪电像探照灯似的不停晃动,响雷一个紧接一个爆炸,暴雨仍在无休无止地倾泻。贝军狂奔中一脚踏空,身子斜斜地向下栽去,翻滚中不知何物砸在头上,紧接着便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大雨将他淋醒,借着一道闪电,才

发觉自己躺在坡底的泥水中。他本能地伸手朝腰间摸了摸,手机和手电都不见了。他顾不上寻找,也顾不了浑身刀割般的疼痛,翻身爬起,深一脚浅一脚地继续朝项目经理部奔去……

2

漫卷的火烧云将半边天空燃得通红,礼堂外一株株静穆的柏树被镶上一圈瑰丽的金边。人们涌出会场分成一道道支流四散开来,更多的人则朝餐厅走去。

寇天龙收拾好桌上的公文包,一边下主席台一边吩咐市府秘书长司马岑昊:“你把贝军给我找来。”

不一会,贝军逆着人流大步过来。

“寇叔。”贝军叫了一句。他认识寇天龙已有三十一载,1976年寇天龙当兵来到昆明军区某步兵团,给他父亲贝长河当警卫员,那年他才八岁。所以,没外人时,他还保留着当年的称呼习惯。

“善后工作还顺利吧?”寇天龙问。

“还可以。”贝军简洁地应道。鹰岭事故发生后,他足足两天没回过神,不愿说话,思绪顽固地萦回在山体崩塌时的恐怖氛围中,眼里的一切都是黑色的,黑色的山体,黑色的草木,黑色的天空,黑色的人群。

“村民的情绪怎样?”

“基本稳定,乡镇的同志这方面很有经验。”

“那就好。”寇天龙叹了口气,说,“当初真该采纳你的建议,把小井村的征地搬迁问题及早解决。”他原是常务副市长,去年底市长调走后省委决定由他暂时代理市长,如今出了这种事,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是您的错。”贝军忙说,“红线外的土地若要征迁,追加的费用不是一笔小数字,预算已经很紧,哪来的钱。当初我不过随便提提,您千万不要往心里去。”高速公路建设成本巨大,每向前跨一步,脚下就垫着两三万元。当然,

对承建单位来说,其间的利润也是有诱惑力的,要不然,身为外行的沙南鑫也不会削尖脑袋钻进来分一杯羹。

寇天龙自嘲地说:“人命大于天,道理都懂,事到临头又犯糊涂。”

二人边说边往餐厅走去。不时有人恭敬地让道。寇天龙面带笑容频频点头。他不显老,尽管年近五十,浑身上下仍洋溢着一种夺人的生气。

“抢险救灾表彰大会的精神要及时传达到每位职工,转化为工作动力。”寇天龙交待道,“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确保明年七一竣工通车。”

贝军满脸严肃地:“寇叔放心。”他长得有点像新疆维吾尔族人,一米八几的个头,虎背熊腰。

“事故性质,”寇天龙略一停顿,说,“我跟仲书记的意见可考虑定为自然灾害,你们的经济损失我会让高速项目办认真核实并酌情补偿。”

“谢谢寇叔。不过,”贝军提醒道,“鹰岭隧道发生特大突水事件,很有可能是一起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隧道那边死的人,恐怕比小井村要多。”

这是寇天龙最不愿听到的话题。他的脸色阴了下来:“具体情况你不清楚,不要瞎议论。外界传言很多,不利于社会稳定,作为党委书记心里要有数。”

“我明白。”贝军说,“您是看着我长大的,所以有句话我还是要说,沙南鑫这狗东西是靠不住的。”

寇天龙不吭声了,心底隐约泛起一缕不祥之感。他知道贝军一直对沙南鑫有成见,二人在沐楚高速公路建设的招投标过程中有过利益争夺。但就事论事,鹰岭隧道发生特大突水事件肯定不会那般简单。说心里话,他最担心最忌惮的就是这个。沉吟了一会,他说:“这不是你考虑的问题,你应该回头检查和强化自己的安全防范措施。”又问,“安全质量这块,谁分管?”

贝军说:“刚提拔的副总,蓝紫菁。”

说话间,二人进了喧哗的餐厅。

贝军冲左侧的人群挥挥手:“紫菁。”

寇天龙举目望去,眼前猛然一亮:一位年轻女子闪出,朝这边款款走来。女子身穿鹅黄色鱼尾裙,曲线优美的身材呈现着呼之欲出的性感。她的脸盘清秀而精致,乌黑的髻发高高挽起,发际线下额头圆润白净,一双清幽明亮的眼睛如盈盈秋水。说这张面孔美丽是不够的,它似乎在美丽之上被造物主赋

予了一种古典美学意义上的清纯柔媚，一种自然天成的温婉风韵。虽然只是短暂的几秒钟，女子显然已觉察到寇市长惊异的目光在自己身上的滞留，不由脸一红，娇羞地将头微微垂下。

她的反应使寇天龙意识到自己失态，忙收回目光开玩笑道：“贝军啊，莫非你也配起女秘书来了？”

“哪里。”贝军笑道，“这就是紫菁同志。”

“哦？”寇天龙很是惊讶，这女子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六，如此年纪便当上了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副总？

贝军猜透了他的心思，说：“紫菁同志比我小不了多少，今年是本命年。”

“是吗？”如此说来，这女子有三十六了，真看不出。寇天龙的目光不由又朝那张脸上扫去。

蓝紫菁在二人跟前站定，轻轻一笑，嘴角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她的美丽无可挑剔，尤其那种带有少女般眉目含情略显羞怯的微笑更是让人怦然心动。寇天龙暗自惊叹。

“寇市长，”贝军变了称呼，“工程安全质量这块由紫菁同志分管，她是道路桥梁方面的专家，高级工程师。”

“哦？”寇天龙再次感到惊讶，“高级工程师？”

“年轻吧？”贝军颇有些自豪，信手将略显散乱的鬓发理向一边，“我们集团公司人才济济，尤其是紫菁同志，文理皆通，在沐州首届博文大赛中还拿了一等奖呢。”

“哦？”短短时间内，寇天龙连哦几声，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奇。

“您不相信？”贝军剑眉挑起。

“不不不，”寇天龙赞赏道，“我当然相信，这般气质的女子，定能写出清纯脱俗的诗文。哎贝军，小园也是位才女，跟紫菁同志比，怎样？”

“差那么一点点。”贝军也不谦虚，“博文大赛好歹拿了个二等奖。”

蓝紫菁没见过他妻子，不好意思地说：“董事长，您笑话我。”

“紫菁同志，”寇天龙眼角的鱼尾纹散开，“鹰岭地质状况不大好，工程施工安全隐患较多，你既然分管安全质量，可不能马虎大意。”

“寇市长放心，”她微微颌首，“我会尽到自己的责任。”

“好,这就好。”寇天龙含笑瞧着她。窈窕的身材、标致的五官、吹弹欲破的肌肤、清纯温婉的气质。他内心早已起了波澜,但表情依旧平静如水,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

蓝紫菁微微垂下头。虽然第一次近距离跟寇天龙接触,但对他并不陌生,她常看本地新闻,在电视里见过他神采奕奕的面容,也听过不少有关他亲民爱民帮助弱势群体的故事。她对他很敬重,很有好感。就说前些天的那次大会吧,会场上领导迟到早退的事再平常不过,没人计较,更没人深究。他不一样,上台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同志们,我迟到了。”他没强调迟到的理由,只是致歉,说明他懂得尊重人。

人们的目光不时扫向这边,毫无疑问,他们已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寇市长,”贝军发出邀请,“哪天抽空到我们工地视察?”

“对,”蓝紫菁附和道,“请寇市长现场指导。”

“去,一定去!”寇天龙呵呵笑着连声答应。

当他深邃的目光再次盯住蓝紫菁的眼睛时,她白皙的脸颊迅速泛起两片红晕。

3

晚霞的余晖早已褪尽,青灰色的天穹渐渐转暗,山野与村落笼罩在苍茫的暮霭之中。

梁尚博租了一辆摩托车开进山谷,绕上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路基坑坑洼洼,摩托车颠簸得很厉害,不时让他惊出一身冷汗。一路驰过,但见两侧大大小小的滑坡有十几处,山体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裸露出泥土和岩石。

昨夜,梁尚博接到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发来的短信,那人称自己是知情者,说鹰岭事故是人为造成的,伤亡人数远远超过政府公布的人数。那人说久慕梁尚博正直仗义的大名,希望他不辱记者使命,挺身而出揭露事故真相,还死难者一个公道。梁尚博是九州都市报记者,几天前刚调任沐州记者站站长。鹰

岭事故他听说过,情况不是很清楚。如今居然有人知道他来了沐州,而且希望他挺身而出揭示真相。他没感到奇怪,反而从内心腾起一股豪迈之情。没错,他梁尚博虽不是什么明星名流,却也是南方报业界小有名气的记者。倒不是他文章写得如何出彩,而是这些年在沿海发达地区他确实凭着职业敏感和做人的良心追踪报道了几起棘手的社会事件。尽管当时困难重重压力重重,最终他还是赢得了社会舆论的普遍支持与赞扬。从业十多年,他一直恪守心中的那份信念,从未忘记过记者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临近鹰岭隧道,周边是泥石流与水毁灾害过后的狼藉景象,好些连根拔起的大树和扭曲的机械骨架横七竖八地挤压在坡底,狭长的稻田也被泥沙浊水淹埋。路基北侧那个叫小井的村民小组,业已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

瞧着眼前的景象,虽然是炎热的夏季,梁尚博心底还是冒出一股寒气。他在附近转了几圈,顺着弯曲小路朝小井村走去。

光线愈来愈暗,周边一片死寂,只有趴在村口的一只大黑狗无助地望着他,发出三两声低低的哀鸣。不远处有微弱的火光闪跳。他好奇地绕过去。

狼藉的废墟前,跪着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他一边抹眼角一边烧纸钱,嘴里喃喃地念叨什么。他的面前,除了香烛,还摆放着一大挂鲜黄的香蕉。

“大哥。”梁尚博在他身后站了一会,轻声叫道。

汉子回头瞥了一眼,继续烧他的纸钱。纸灰悠悠腾起,在火焰中翻飞。

沉默了一阵,梁尚博问:“大哥,遇难的是——”

“老婆,儿子。”他的声音僵硬。

梁尚博轻轻噢了一声,问:“出事那天,您不在家吧?”

汉子烧完最后一沓纸钱,站起,拍拍膝盖上的土叹道:“在家就好了,要不带他们娘儿俩冲过鬼门关;要不,一道见阎王老子去!”

“大哥现住哪里?”

“前面,”汉子朝北指了指,“上溪村。”

“小井村的人都住那儿?”

“那边空屋多。”汉子说。

“大哥,”梁尚博用商量的口吻说,“我正想听听乡亲们对这场大灾的看法,咱俩一路走?”

汉子瞟了他一眼,疑惑地问:“你是乡里来的?”

梁尚博含混道：“市里来的。”

“市里？”汉子止住脚步回过头，见他戴副眼镜斯斯文文书生模样，有些相信了，说，“走吧。”

农历十五，月亮明晃晃地照着山路。他们沿着狭长的山坡转个弯，跨过一条小溪，进了上溪村。

小井村的人听说上面来了人，都赶过来，七嘴八舌地打听政府在补偿方面是不是又有新的优惠政策。

梁尚博见他们满脸希冀的样子，不敢说自己是记者，任他们误会，含糊其辞道：“新政策暂时还没有，我从市里下来了解情况，听听大家的反映。”

众人有些失望。

一位中年妇女叹口气：“我们也够倒霉。”

叫刘小玉的女孩说：“二婶，你不算倒霉，那晚在家的村里人，就你没伤着呢。”

梁尚博好奇地：“是吗，大姐？”

“算是吧。”中年妇女回忆道，“那天晚饭不知吃坏了什么东西，半夜闹肚子。蹲在屋后的茅厕里，突然听见轰隆轰隆的巨响，以为是地震，连裤子都没顾得上系紧，就拼命往外跑。屋子被泥石流冲塌，泥浆一下就埋到腰上。”说起当时的场景，她满脸恐怖。

“不管怎么说，”有人自我宽慰道，“咱们都算幸运。”

众人默然。

梁尚博问：“山体怎么突然滑坡，因为那天夜里的特大暴雨？”

“没道理。哪年不下几场暴雨？哪个地方不下暴雨？自然灾害？说不过去。”

村民们七嘴八舌，认为是筑路放炮把山梁震塌的，因为村里不少旧屋的土墙都出现过裂纹。

梁尚博眼睛泛亮：“没跟上面反映？”

“有。”刘小玉快人快语，“乡里和施工单位都找过。”

“他们怎样说？”

“到村里看了看，每户给了两三千块钱的赔偿。”

梁尚博心里一震。果真如村民所说，肯定是个责任事故。不过他明白，村民的话不能全信，因为性质定为自然灾害，遇难者的赔偿金额将会大打折扣；

反之,情况就不一样。

“遇难者的赔偿金给了吗?”梁尚博又问。

“才给了十五万。”村民告诉梁尚博,他们曾到乡政府上访,要求合理赔偿,还一度跟乡干部发生冲突。可当天晚上,两名带头上访的村民就被派出所民警带走。直到十二点多钟,他们写下不再聚众闹事的保证书后,才被放回。

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神秘兮兮地说:“挨打哩,警棒打得都没电了。”

梁尚博好奇地:“你怎么知道?”

刘小玉抢道:“里面有他老公。”

梁尚博问:“他在哪儿,我能见见他吗?”

那位妇女断然拒绝:“找他也不敢说,如果再抓进去,肯定没命。”

梁尚博说:“放心,我回去后会向上级领导如实反映你们这儿的情况。”

“你?”那位妇女疑惑地,“前几天来了两个记者,说要为我们做主,不知咋的就没人影了。”

正说着,“哐当”一声,窗玻璃碎成几块。众人吓了大跳。

梁尚博有些紧张,愣了一会,问:“怎么回事?”

众人面面相觑,开始三三两两地离开屋子。

汉子对梁尚博说:“你走吧,我看你不像是政府派来的。走吧,别管这事了,我们今后还要好好过日子呢。”

梁尚博明白,他们受到了威胁。可没料到刚一出村,几个面目凶悍的青年就包抄过来。他见情形不妙,撒腿就跑。这伙人手持西瓜刀,穷追不舍。

惨白的月光洒遍山野,晚风穿过黝黑的丛林发出沙沙的声响。一只不知名的大鸟似乎受到惊吓,“嘎”叫一声扑簌飞向夜空。

梁尚博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又惊又急,脚底一滑,摔了个脸朝天,心想完了,明年的今天就是自己的祭日。谁料老天爷眷顾他,危急关口前方来了一老一壮两个人。梁尚博翻身爬起,闪到他俩身后,喘道:“师傅……救我。”

那伙青年眨眼间也赶到跟前,为首的叫老K,说:“冤有头债有主,二位闪开。”

老者开口了:“有事好商量,砍人可是犯法的。”

老K不耐烦,眼一瞪:“活腻了,再不滚连你一块砍。”

老者呵呵笑道：“好大的口气。”

老 K 一挥手：“上。”

没等他们近前，老者身边的壮汉飞起一脚，将来者踢了个嘴啃泥。

那伙人似乎被震住，面面相觑。

老者笑道：“我这位兄弟在部队当过侦察连长，擒拿格斗可是把好手哟。”

老 K 犹豫片刻，吐口唾沫，狠狠地瞪了梁尚博一眼，挥挥手：“走。”

梁尚博扶正眼镜忙向二人道谢。

老者问：“小伙子，为何跟人结这么大的仇？”

梁尚博喘了口气，说：“我是记者，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

“哦？”老者眼睛一亮，“请问贵姓？”

“小姓梁，梁尚博。”

老者跟壮汉对视一眼，说：“想必是来了解鹰岭事故的吧？”

梁尚博心有余悸，点点头：“对。”

老者又问：“有收获吗？”

梁尚博刚要开口又止住。他记起方才的情景，隐约觉得哪儿不对劲。他咽下话语，摇摇头，问：“你们是？”

壮汉说：“我们是省纪委……”

老者打断他的话，说：“夜里只身走山路危险，何不跟我们一块到前面看看？”

梁尚博迟疑片刻，婉拒道：“我还有要紧事，恕不奉陪，谢了。”

老者善解人意，微微一笑：“也好，咱们改日再聊。”

梁尚博拱拱手：“后会有期。”

4

寇天龙刚推开美发屋的玻璃门，老板便迎了上来：“先生，您好。”

寇天龙问：“这儿染发吗？”

“染。需要哪位为您服务？”

寇天龙目光巡视了一圈,说:“随便。”从内心上说,他更希望是位女孩子,起码,感觉上舒服一些。

寇天龙很少染发,自己快五十的人了,白发多点也很正常。可打初识蓝紫菁后,他的心态起了微妙变化,尽管明知所有染发剂都含有致癌的对苯二胺,但晚饭后还是顺着大街一路觅了过来。

“先生,您用哪种染发剂?”一位女孩娇声问道。

寇天龙瞧了她一眼,问:“都有哪些品牌?”

女孩说:“有日本的美源,法国的欧莱雅,德国的威娜和施华蔻。”

寇天龙说:“你看着办吧。”

邻座一位正烫发的顾客插话道:“国产三清牌实惠些,染、洗、护都非常不错,据说是以天然植物为主要原料制作的,安全到可以喝,电视还播了呢。”

话还没说完,一位中年妇女推门冲了进来,气急败坏地嚷道:“老板,你的染发剂有问题,你瞧!”

众人望去。只见她整张脸呈淡褐色,还隆起一粒粒小疙瘩。

老板凑前,惊异地:“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中年妇女愤愤地,“前天在你这儿染发,回去后就发痒,你瞧瞧,都成这模样了,叫我怎样见人!”

老板问:“你用的是哪种品牌的染发剂?”

中年妇女说:“三清牌,你不是极力推荐,说是天然植物制作的,可以喝吗?”

老板仔细观察她的脸,说:“你这是皮肤过敏,跟染发剂没多大关系。”

“放你娘的屁!”中年妇女指着他的鼻子,“我的皮肤有什么问题,又不是第一次染发。是你的三清染发剂有问题!”

老板说:“电视你也看了,是能喝嘛,关我什么事,有问题你找厂家呀。”

“我凭什么找厂家,我就找你!”

二人吵吵嚷嚷,没完没了。寇天龙打算出面调解,想想自己也是个顾客,便把中年妇女拖开,说:“这样吵是不会有结果的,你不如去一趟消费者协会,让他们协调处理。”

中年妇女想想吵下去还真不是个事,便指着老板的鼻子,说:“你等着,让工商局罚你的款,罚死你!”

中年妇女走后，寇天龙说：“老板，你看，我想染发都有点怕了。”

老板悻悻地：“你别相信她的话，明明是她的皮肤有问题。”

寇天龙瞧瞧他，问：“你像染过发的人，你用什么品牌？”

老板说：“我这儿的产品都不错。我呢，用日本美源多些，对头皮没有刺激，染后头发柔软发亮，感觉很好。”

寇天龙转身对女孩说：“那就用美源吧。”

寇天龙闭上眼，任女孩沾着油膏把头发梳来梳去，心里却想着刚才的事。染发剂能喝？这电视广告做得也太邪乎了。虚假广告是一个反响强烈的社会问题，可究竟什么原因让虚假广告如此猖獗和泛滥，即便社会上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也容忍甚至帮助它传播呢？说到底，恐怕还是人唯利是图的一面在作祟，如果各方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大到不恰当的位置，又哪来那么多的受害者？广告需要打假，其他行业其他方面呢？就政府来说，这“假”，又如何去打？

忽然，外边传来一片斥责声，闹哄哄的，像出了什么乱子。

寇天龙本能地站起。

女孩将他扯回原位：“哎，别乱动，弄脏了脖子。”

“没事，”老板解释道，“是城管在执法。”

“什么执法，不就是罚款么。”一位顾客愤怒地说，“我还看见打人呢。”

寇天龙诧异地问道：“打人？”

“少见多怪了吧？”顾客说。

寇天龙问：“没人管？为何不报 110？”

“110 又怎样？到场后也就是把人群疏导不了了之。”

听了这些话，寇天龙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直以为自己作风纯正，体察民情，可对眼皮底下发生的这些问题居然毫无觉察，更谈不上解决。作为这座城市的行政主管，难道不是严重的失职？

外面的喧哗声越来越大，夹杂着一阵阵木器的撞击声。

寇天龙再也坐不住，挡开女孩的手：“我得先出去一下。”

人行道被围观者堵得水泄不通。

寇天龙拨开人群挤了进去。一辆自制的架子车被砸得东倒西歪，破碎的木片上“武大郎炊饼”几个字依稀可辨。头扎黄色方巾，身着对襟蓝衫和灯笼

短裤的摊主正跟城管员争夺一只油壶。他俩怒目相视，额上渗出豆大的汗粒。

寇天龙未来得及开口，一个身着制服的女城管已与摊主动手了，只听摊主“哎哟”一声便跌倒在地。

寇天龙怒不可遏，吼道：“住手！”

这时，领队模样的人愣愣地瞧着寇天龙，突然说：“别乱来，他是寇市长。”他把市长两个字念得盛大隆重。

顿时所有人都惊住了。

这边有人喊：“不得了了，血，血！”

只见摊主的大腿像被什么扎伤了，血流了一地。

所有的人都怔住。

盯着水泥地上瞬间涌起的一汪血水，寇天龙意识到可能是大腿主动脉被铁钉之类的东西戳破，赶忙扯下摊主头上的方巾把他大腿根部勒紧。再瞧摊主时，他愣住了，好一会儿才吐出几个字：“你，武孟男？”

不知所措的摊主此时也回过神来，惊喜地攥住他的手：“老班长！”

“什么都别说，上医院！”

人们纷纷闪开一条道。

寇天龙拦了辆的士，把武孟男抱上车。关上车门后立即给城管局长孔繁林挂了个电话，威严地说：“你马上赶到市人民医院。”

5

晚上转了北风，吹得窗帘翻飞飘舞，原本闷热的暑夜顿时变得凉爽起来。

梁尚博给报社总编打了个电话，将沐州前段时期发生的鹰岭事故作了汇报，谈了那天小井村的经过及心中的疑虑，并且直言不讳地说打算对此事跟踪报道。总编沉思良久，说：“暂不报道，可做些深层次的调查，掌握确凿的事实材料后再做考虑。原则是，掌握分寸，注意策略。”

总编才华横溢，为人正直，对他有知遇之恩。年前，为了把多年来在沿海

发达地区接受到的新思想新思维带回家乡，为内地报业发展尽点绵薄之力，他从深圳辞职回到省城参加九州都市报记者竞聘。总编慧眼识珠，见了他的应聘资料当即拍板录用，如今又让他到经济腾飞、思想活跃的沐州任记者站站长，以施展他的才华和抱负。

听完总编的一番话，梁尚博有了底气。他放下话筒，心情也轻松了许多。

处理完手头事务，他打开电脑上宽带。中午跟沐州的文友小聚，文友告诉他，沐州散文写得好的女子除了青儿，就算英子。青儿他知道，他俩常在博客中交流，他很欣赏她的才华，能拿沐州博文大赛一等奖也算是实至名归。英子没听说过，这个名字耳生，不过能让沐州的文友在他面前赞赏不已，想必有一定的实力。

他点燃一支烟，依照文友给的地址，进了英子的博客。一阵清新之风扑面而来：简约的两栏版式，清幽淡雅的山水背景，犹如昙花绽放的相册幻灯，还有叮咚流淌的《春江花月夜》……让人宛若进入一个娴静、优雅的世界。英子的博文分为四类：朝花夕拾、心香一瓣、幽谷吟风和天外飞鸿。朝花夕拾为游记、杂感、随笔和书评、史评、影评之类的散文，在博文中占有很大份额。心香一瓣、幽谷吟风、天外飞鸿分别为日记、诗词、博友间的书信往来。英子的博客人气很旺，各路访客像武林大侠得了英雄帖似的联翩而至，留言与评论一段接一段，大有铺天盖地之势。

梁尚博先粗粗地扫了一眼近期的留言和评论。多是些赞赏之词。他以为这是博友之间惯有的客套，如今大家都习惯了说好话说假话，听者大可不必较真。后来细细地读了她的一些散文，才知博友们的评论不算过分，英子还真是位才女。从她的文章可以看出，她受民族历史文化的影响较深，尤其对古典诗词的借鉴颇有心得和成就，这使得她的某些散文有着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文化底蕴。譬如《长安古道马蹄疾》、《暮色中的白帝城》、《小楼昨夜又东风》，一段段金戈铁马山河易主的历史，让她写得如此的缠绵，如此的凄美，如此的沉郁大气。

英子的随笔更合梁尚博的胃口，他非常喜欢。这些随手拈来的短文写得很有灵气很有意境又富哲理，而且通感相当好。望着茶山上采茶的村姑，她发出这样的感叹：“人生有两样东西最难把握，一样是取，一样是舍。在漫长而孤寂的人生旅途中，取与舍往往在手指的不经意间悄然流去。青春年少，更多的